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二

催點閣臣第七十七疏

奏為世事日見艱危微臣終難展布懇乞

聖明速

賜點用以濟困急事該吏部廷推閣臣已十餘日

矣臣亦再摺催請矣尚未蒙

點發此一事也臣五六年間千祈萬懇淚盡而繼

之以血乃今

俞音下部謂宜朝推上而夕發行也何以猶遲延

如是耶以為重其事則謀之五六年行之一

朝不爲不重矣以爲疑其人則推敲之五六
年舉之一朝更無可疑矣此而不用更將何
待臣頃者雖奉
命勉出然自省愚陋之資必不足以事
皇上又每日接得各地方官揭帖告報水災百姓
流離困苦幾徧天下臣且讀且泣悲感不勝
各邊軍餉經年不給督撫諸臣岌岌惶惶不
虞外變而虞內亂毋論遠者薊鎮切近京師
在肘腋之下軍士以請糧告變已數次矣而
司農之帑懸磬無以應也長安中百官萬民

聚族而譁且以
福王不之國爲慮訛言四起不忍聽聞此等情
勢御以名世宏才處之猶恐不給而况于臣
之庸駑當僨敗之後哉自古帝王治天下稱
其政務之多曰日有萬幾以萬幾之煩萃于
一日而臣以窮年累月千言萬語請之始得
一二事是安得而勝請耶且併此一二事又
若以爲因臣而行不知臣之所請者果臣之
事耶抑亦
皇上之事耶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一日居官則當一日効力至于天下之理亂
社稷之安危其利害禍福皆在
皇上臣無官之日孑然一身以出國門耳亦何苦
而嘵嘵之若是哉臣困苦多年不堪焚灼晝
不能挨每當望夜夜不能寢又復望晝百憂
填集百病俱生其尚黽勉遷延苟且旦夕之無
死者誠傾此地有人國家事有所寄托臣即
溘然淪亡無復餘憾一片亦秉天地鬼神鑒
之亦當感動哀以
聖慈矜臣如此而顧漠然置之不恤耶臣五六年

祈請比一事至于今日斷無冊延之理伏望

聖明卽賜點發母徒使臣昌悲鳴號泣于光天化

日之下也臣不勝激切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二日

請武舉監試揭

議武舉期迫監試御史尚無人具題兵部有疏欲令都察院經歷官推舉題知而該院經歷又有疏謂從來無聽官題差之理然則武舉之期必愆誤矣無故而誤

國家之大典傳之天下豈不駭異伏望

聖明即將該院經歷官本立刻

批下令尚書王象乾署印即將監試御史題知供事庶

大典不誤而人情亦安矣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因病遣家先歸揭

臣以困苦餘生勉供職焦思鬱結度日如年又聞臣已推不蒙點用更加憂悶腸胃如焚鬱火上蒸頭目口齒無不作痛故此兩目不能入直臣只有一子遠在家鄉呼之未至僅一幼孫在此相依稍解愁緒今臣病困如此去家六七千里恐一旦死亡家口難歸不得已遣之先行憐其稚弱道路間關心甚憂念愁病愈添容少寬二三日仍勉強入直未敢遽求去也要以臣情景

如此終不能効力以報答

皇上而目前政事乍通復塞通者不能一二而塞

者常至十百臣亦終無柰何故其望補閣臣

愈迫愈切至于國家大事無過

福王之國臣苦言危言已無不盡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蚤賜施行臣生則感

恩死當不朽矣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八日

謝

宣諭併請點閣臣疏

奏爲恭謝

聖諭事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輔臣朕覽卿所奏情詞苦切知卿爲國焦

勞朕心惻然今國家多事正賴卿匡濟時艱分

猷化理豈可輙居私寓不出卿子雖遠尚有卿

孫爲伴何乃逐之使去可留在京與卿相依卿

不必疑慮言去可即入閣視事卿屢請皇太子

講學但今秋天氣暴寒其點用閣臣補大僚諸

事朕次第詳檢發行且福王之國前諭已著明
春舉行何乃大小臣工不能仰體上意過為瀆
擾豈成政體卿宜安心贊襄不必再陳特諭卿
知欽此臣恭設香案黽勉叩頭謝
恩外念臣頃者以爵火上蒸頭目作痛左眼已盲
只餘右眼亦不能視故暫杜門數日尚當強
出原未敢遽求去也不意復煩
聖明遽發
溫諭且念及弱孫令其在此相依臣闔家頂戴卿
結難酬惟臣本職無狀累及家人欲及臣之

生存而使之歸昨日已發遣行矣此臣一
之事不足仰煩
聖念惟是閣臣之補萬難再緩臣待此以爲續命
之齊起死回生之靈藥而
皇上尚以詳愼爲言不今臣愈苦死耶一事而遲
至五六年多至百千疏詳已極矣猶復待于
詳耶今新推諸臣皆極一時之選較其才品
皆勝臣百倍
皇上萬不必過於遲疑以孤天下之望也
東宮講學乃

宗社大計

聖諭謂天氣暴寒此固愛惜

東宮之至意然臣聞

東宮初出講時嚴寒盛暑亦所不輟此在冲齡

尚且如此豈在今日而顧以寒為慮耶至于

福王之國雖奉

明旨於明春舉行乃庄田之宣索不已啓行之吉

期未卜天下皆疑廷臣安得不疑天下人皆

欲言廷臣安得不言

皇上必責其瀆擾則瀆擾者莫過於臣臣請先受

其罪但恐此事不了 其爲瀆擾當更甚於今

日

祖宗有舊章國家有定制 臣子據經守法

皇上亦安得而盡罪之哉 臣祇遵

聖諭容調理數日勉強入直惟此二三大事不行

則臣無辭于天下而 臣因愁成病緣病添愁

煎熬銷鑠其能延殘生以事

皇上與否亦非 臣所能必也伏望

聖明終始哀 臣將閣臣立刻

點用出講之國諸事皆令擇期舉行毋復延滯天

下幸甚愚臣幸甚臣不勝悚息懇望之至謹

因陳

謝附奏以

聞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請點閣臣併召原任大學士沈𣙜
伏蒙
聖恩命吏部推補閣臣臣自此有分任之人可以
少免于天下之罪責不至隕越以死感戴之
私非言能悉惟望
皇上蚤點用一日則人情蚤安一日臣亦蚤受一
日之賜而已頃吏部推上七人皆所可用此
在
聖明必有洞鑒乃臣有私懇者年來閣臣日輕而
臣以不才叨冒歲久奉職無狀屢致人言仰

煩
君父爲臣焦心委曲保全臣每念及輒自愧死計
非名德重臣爲之領袖終至顛覆今新推諸
臣其官皆在臣後臣若居然居首愈無以副
天下之望天地鬼神亦必罪臣豈能一刻居
于此地哉臣見吏部疏中首請
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此實中外同情所仰望于
皇上之俞允者甚切鯉忠誠端亮真足當古之大
臣在閣數年未登首輔人皆惜其用之未究
而今日世道人心煩囂至此非鯉亦不能鎮

臣竊思閣員久曠一旦簡擢必須多用數
人又得如鯉者以為之長則輿論咸孚政本
增重新進諸臣得有所表率易于効力而臣
亦不至猥昌以增罪愆此實一得之愚不能
自已者也爰立大典斷自
聖心臣何敢預惟是一念為國為公毫無私意統
望
聖明留神裁察臣不勝昌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謝

宣諭疏 附諸儲講分封

奏爲恭謝

溫綸事臣頃蒙

恩宣諭隨具奏陳謝復蒙

聖諭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雖偶目疾暫行調攝

即出贊理卿孫巳發遣行尚且不遠還著作速

追回與卿相依爲伴不必過慮皇太子開講知

道了其點用閣臣等事必不遲緩即檢發行還

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該部知道欽此臣

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再三捧誦

溫綸感

皇上憐臣恤臣高天厚地不足云喻也臣孫已行

勢難再返惟

皇上一言念及臣之祖孫已受

賜無量矣臣家口尚有一二人在此焉不敢復煩

聖念今閣臣已蒙

點用諸事次第發行臣豈敢復有過慮惟是

皇太子出講與

福王之國only此在

聖心自有獨斷屢奉明旨臣願

蚤發一日則蚤慰天下一日之望亦蚤省一日之

煩囂耳臣本欲黽勉即出以目疾未愈尚甚

畏風少俟二三日即入直供事不敢久杜門

也臣不勝感戴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入直請簡元臣疏

奏為感激

天恩力疾入直仍懇

聖明特簡元臣以光政本事臣頃以多病又患目

疾給假調理業巳旬餘尚未痊愈荷蒙

聖恩兩次宣諭臣不敢久要私寓巳於今早黽勉

入直供事伏念閣員久缺人情惶惶蒙

皇上點用二臣贊襄得人政幾有托此雖

皇上自為天下計然其所以救臣于水火之中而

延其垂絕之命者

功德固無量矣 臣之感佩何可言宣惟 臣之初意

尚望

皇上多簡數人廣資共濟今

成命已頒不敢再瀆但念內閣之任吏首臣非

德望足以鎮服人心謀猷足以主張國是必

不能稱而 臣承乏數載罪戾如山碌碌庸庸

一籌莫展以致壅隔之弊成于上紛爭之習

成于下束手坐觀莫能旋挽即使備員伴食

猶且不堪況敢靦然以居二臣之先哉雖二

臣才德兼優足匡 臣之不逮然 臣 循省度惟

終有糠粃在前之懼竊見吏部所請
召用原任大學士臣沈鯉
三朝名德一代鴻儒向在內閣未登首輔遽爾歸
山海內之人無問賢愚貴賤萬口同聲皆以
未究其用爲惜今當此臣僚水火議論參商
之時誠得如鯉其人來居政地爲臣等領袖
天下人情靡不帖服而臣等得承下風協衷
戮力蕩平之業庶幾可望必不至紛紜擾攘
如目前景象貽
君父之憂也臣自會推後即備歷款衷再揭申請

未蒙

俞允今度之事勢萬不可已故敢復陳其愚伏望

聖明特沛溫綸發行召用非但少遂愚臣推賢讓

能之私抑亦大章

聖主褒忠求舊之意且毋使天下萬世謂當

聖明之朝有臣如鯉而用之不盡其於光

聖德而禆

聖治更不少矣臣不勝懇切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催發同官辭疏揭

該衙

前閣臣方從哲辭疏已經數日未蒙
發下竊惟閣臣故事有兩次疏辭皆當即行
批發若
留中日久殊非事體且政本需人至爲緊急伏望
皇上即賜檢發以便受事此臣之不勝顒望者也
其吏部尚書趙煥今早已出城於
朝綱國體所傷實多伏望
皇上亟將煥疏批發或允其去或再勉留至如戶

部郎中賀烺當加
處分以全大臣體面臣愚見如此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大臣去國疏

奏爲大臣去國日多紀綱日壞懇乞

聖明亟賜裁斷事臣惟國家之所以立紀綱是已

君令臣共進退以禮此紀綱之大者也自年

來議論煩興臣僚求去不遂不得已而至于

掛冠徑行始于小臣漸及大臣九列之間有

詹沂李楨孫丕揚趙世卿閣臣有李廷機而

頃者許弘綱孫瑋趙煥復相繼而行銓衡風

紀之重地爲之一空此千古未見之事也

聖主當陽金甌無缺而

朝端景象遂至于此是尚成世界乎然此非獨
諸臣罪也自來大臣被劾皆引愆杜門伏聽
處分令一掛彈章便須卽去不去則爲貪戀
爲頑鈍無耻如丕揚世卿廷機弘綱孫瑋之
去人皆以爲當然且有嫌其遲矣此其勢之
不得不去者也大臣分義不可則止自來人
主未有不聽人之去宋時范鎮致仕五疏而
後得請人以爲異年來
皇上以眷留爲故事當留者留不當留與必不可
留者亦留呼

閣之辭已竭解組之
命無期進退觸藩無施而可此又其勢之不得不
去者也大臣既處于不得不去之勢而
皇上習見其然亦且聽其自行自此不爲隄防長
此不已臣恐邦國將空而天下之事大壞而
不可收拾矣頃孫瑋行時臣曾屢請
明旨惟其回籍非爲瑋謀也蓋欲使大臣進退之
權猶出自
皇上而不至委轡馳銜以決裂其綱維乃竟不蒙
俞允今趙煥之去又二日矣而尚寂然也總憲冢

卿是何等官何等關係而可任其去留付之
不問乎往不可諫來猶可追伏願
皇上即將煥疏批發或允其去加之優禮如丕揚
故事或念部事繁重老成難得再行追留責
以必返俱在
聖諭其孫瑋疏亦望
批允回籍使不至朦朧以去諸小臣之擅行者皆
明行處分庶國家紀綱猶足存什一于千百矣臣
積愆負罪其欲去之心當去之狀百倍于諸
臣不宜復作此言但目覩事勢如此又不得

不言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陳愚衷以維世運疏

奏為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挽敬陳愚衷共維世

運事臣竊觀年來中外所喁喁仰望者不過

曰

儲講也

封婚也枚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

臣補矣滿朝薦等放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

已多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大且

難者已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況有新
臣受事畢力贊襄其功效當百倍于　臣　臣故
知
聖政之推行誠有機也於此之時使臣工輯睦以
事
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爲乃藩籬未破攻擊仍煩迄
令二三大臣相繼去國紀綱爲之破壞邦國
因而將空凡在人倫無不太息且使
聖主愛惜人才保全言路之盛心反與優游不斷
者同類而共譏臣　竊嘆之古人上殿相爭多

是國家大事然猶不失和氣今經年紛爭不過庚戌之科場前熊兩御史之行勘呂圖南之論劾以此三事牽纏不休貽累無數夫此等事務本不甚關于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自無難處即小有不平二三疏而外便可歇手而衆朝爲之鬨然無有寧日果何爲也當列國分爭與南北朝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與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下一家萬姓一君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而盡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

楚人齊人淛人云者人既以此加我我亦以此自稱匪但不廣抑亦不祥又何為也古人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處各異設心則同近來林下諸臣雖才品不齊然槩其本末立朝皆有可觀去國不以其罪但使于輿論共與者急推以盡其才衆志未同者緩推以觀其後大小各適其宜中外各營其職朋亡群渙自可相安而在朝在野煩言日生又何為也人才之生最為難得其才而為大臣者又繹

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當此大僚空乏之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甚易進一人甚難凡有心胸皆當保惜微瑕小過可以包藏而門戶一分猜嫌四起牛山濯濯更尋斧斤又何爲也臣聞之物極必反勢窮必變今人情厭苦議論極矣紛紛攻擊之譚亦淡然而無味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天方悔禍使諸臣能改心易慮迎

聖主之善機成維新之美政使從前傾陂之習返爲蕩平隱憂伏禍從此而消則諸大臣雖去

尚有補于世道是

社稷之幸蒼生之福也如或喚前事之未工尋覆轍于無已力務經營循環報復則禍亂之生將在旦夕　臣惟有掛冠一去以天下事聽之新臣而已　臣每讀史冊見漢唐宋黨人之禍皆與國家相終始私心竊嘆以爲此端必不可開此名必不可立一開此端立此名雖使大有權力如牛僧孺李德裕之輩能驅除蕩滌而遞仆遞興爲禍更酷故常欲彌縫消弭至于犯調停之譏而不恤今雖勢窮力竭而

區區一念終不能自已故復冒昧言之伏乞
勑下部院叅酌議擬如臣言非是當另行分别奏
請以聽
聖裁更望
皇上深惟治亂之幾益發風雷之勇將
儲講大僚起廢諸事悉見施行則人心翕服議
論自消雖有譸張變幻之徒亦無所容其喙
矣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請發各省巡撫揭

臣惟各省巡撫責任最重地方所視以安危如山東福建湖廣河南陝西皆海內大藩關係尤大河南目下又有福藩之國事急須料理所望于

點用撫臣至迫切也前吏部推上巡撫官七員只蒙

批發河道李景元山西吳仁度聞景元又病故矣其各省巡撫也蒙

點用者伏望盡行

批發令其到任管事若日延一日妨誤實多非細故也又臣所請教習庶吉士官月前開館亦不容緩併望

檢發臣不勝冐昧祈懇之至

萬厯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日

頒曆請擇之國日期揭

今日蒙

恩頒曆新歲將臨

皇上齊天之福與年俱增臣不勝欣慰惟

福藩之國吉期禮部查

潞王舊例係頒曆之次日擇上欲行欽天監照

例選擇奏請已具本題

知臣愚以爲此

國家大典還須

皇上頒一

明旨下該衙門擇吉方見慎重且使天下曉然知
出自
聖意歡欣頌服于
皇貴妃
福王之令德亦有光矣此
旨仍望
速發若再遲一二日廷臣又來奏瀆反爲不便臣
敢冐陳其愚伏望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日

請起廢揭

臣入直不旬日言官相繼攻臣　臣本當杜門
待罪但念
聖恩深重天地父母不足形容臣出未幾若即行
求去恐又費
皇上一番勞心是以扳顏隱忍少待數時另行陳
請憐憫之心難以言盡再三思之今日
朝端所以紛擾至此言官所以喧鬨至此固由
臣之不才貽累
君父亦以大僚人乏無有碩德重望為海內所信

服者以鎮壓其貲而逆折其奔潰之勢故相
持相角無有一日安靜雖以
天威臨之亦無柰何耳當孫丕揚在日力薦原任
刑部侍郎呂坤此老成忠愛之苦心殆自有
見又原任郎中鄒元標忠直之聲聞于海內
田夫野叟亦知其名願其進用
皇上誠急召起此二人處以要地人心必自肅然
不敢如前之恣肆其餘如趙南星饒伸遂中
立鍾羽正林材高攀龍何喬遠劉元珍之輩
吏部所屢推舉者亦陸續起用但得十數人

布列

朝端天下事必不至如是之決裂也臣與諸臣

素無相識豈敢有一毫私心以欺

君父但念事勢至此將成大亂非用此一策決不

能消弭且以

皇上之

聖德寬仁超軼千古而獨此一事使天下人常有

聖世遺賢之恨故不得已冒昧而屢言之伏望

聖明察臣心之無他俯賜採納或特

發一旨明言諸臣懲創已久不忍終棄量與收錄

之意使人曉然知此事之行出自
聖心非臣下所能為力尤千古之盛事也臣忝職
無狀勢不見容一念愚衷不能自已即臣亦
自愧其瀆矣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五日

剖明　內旨疏

奏為科部爭論

內旨據實剖明事頃兵部主事劉定國疏論吏部

尚書趙煥之留出于

內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言

內旨之降起于孫丕揚之參僉明時欲

勑諭輔臣杳前後

明旨係何人所擬臣見近來議論煩囂不欲置辯

今延登之言及此臣若不據實直陳間將未

也且今日之爭搆不休大率由于巳亥之京

察而已亥之京察其最掛人口者在于金明時之一參與犯諱之重處臣請得畧陳其槩金明時之考察議處有定說矣臨期考功欲寛之葢以其曾論王圖之故湯兆京投一单言明時意在要挾必不當免葢即指論王圖之疏而言也孫丕揚見之遂謂明時别有要挾撓亂察事急欲參處當時凡與察事者皆以爲不可許弘綱蕭雲舉曹于汴皆極力勸阻又皆移書托臣代勸詘丕揚誤解要挾之言失兆京之本意臣亦三書勸丕揚勿參而

丕揚終不聽也疏上而明時奏辯兩行之中
再犯
御諱中官將此本送至臣寓云
皇上震怒必欲重處臣謂章疏犯諱自有正律此
一時失檢之過不必深罪卽欲罪之當下部
院定擬豈敢徑稟其所以爲明時救解者不
遺餘力許弘綱又再三托臣謂必擬以閑住
始可免罪故臣如其言擬上此當日明時被
處之顚末實是如此此未嘗從中出也而秦聚
奎乃引分宜摘陷之事以疑臣毋乃過乎至

于大臣被留間用
中旨前此已有不獨趙煥即煥之疏有經臣擬者
有出
聖裁者臣以爲此旨
皇上眷禮大臣之盛心所當將順何必執爭惟是
事關政幾經由六部九卿而後行者則無問
宮府無論大小當盡
發臣等擬議擬議不當則
皇上裁不容臣等再擬如仍不當則言官糾駁如
此則光明正大人無可疑揆之政體似當如是

此又不可以留大臣而例論也總之年來人
情因
皇上深居日久上下不接遂以爲
皇上毫無成心而凡舉動皆有人能高下其手用
一人則曰此此何爲而用行一事則曰此何爲
而行即臣等在外與
穆清遼隔尚且見疑而況于左右近習之人乎此
所以外有
內降輙揣摩多端而不知
皇上大聖至神萬幾鉅煩無一事不斷自

聖心如臣等票擬亦多

皇上改正何人敢于竊弄延登所云中璫播弄

皇上不知者臣萬萬保其必無此諸臣過計而臣

不得不為剖明者也伏望

聖明將臣此疏發下部院仍

賜明示以釋群疑亦目前解紛之一端耳臣不勝

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七日

請擇之國日期揭
該臣於頒曆之日具揭請
勑該衙門擇
福藩之國吉日時在廷諸臣皆欲叩請因見禮
部疏得
旨云少俟即有旨下臣因勸諭諸臣
聖心已定不必煩瀆今已旬日未見
旨下人情又疑故禮部不得已再申前請且光陰
迅速轉眼便是明春此時若不擇吉更待何
時此非但天下人疑之即臣亦不能無疑非

但臣言不足取信即
煌煌明旨亦不足取信而其爲猜忖億度殆有不
可勝言者矣此事日延一日歲延一歲至于
明春決無再延之理若明春再延則中外喧
嚷
朝廷無一刻寧靜
福王即留在此中何以自安何如蚤發一日使
人心蚤定一日之爲愈也至于庄田之利害
可否則臣前屢揭已極詳明更望
聖明加意省覽必不可因此留行以滋天下之疑

哉耳臣見廷臣紛紛且欲伏

闕陳請故不敢不言統望

聖明速賜裁斷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十日

請止阮昇抽稅摺

臣惟抽稅一事海內困苦已極然他處稅額止于數萬地方猶能勉答應獨廣東一省至十七萬小民苦累難堪加以李鳳李敬之剝削皮毛俱盡痛入心骨幸

皇上先歲撤回李敬稍寬一分然而十七萬之稅終爲難辦臣但逢廣東士民無不疾首蹙頞如坐湯火中時刻難度翹首企足以望

蠲免頃聞李鳳病篤皆以爲沐

恩有機而阮昇之

命又下矣假使鳳未即死是有兩鳳即鳳死而昇
代之其誅求騷擾必更甚於鳳此粵人之所
以痛哭籲
天而言官之所以紛紛執爭不能自已也臣觀阮
昇請勘合疏中已言沿途答應不敷即行發
究則其不肯安靜之意已自可見傳之中外
豈不驚駭竊恐粵民聞風愈生恐怖嶺外之
多事日甚一日矣
皇上天覆地載煦育群生
恩加中外者已四十一載丁茲頑獨忍此一方民

乎以臣愚慮此既屬勿行

敕地方官如李鳳病故即將遺下錢糧查明解

進此粵民之大幸也即必欲遣昇行亦

明勅列彼即回毋得騷擾致生事端以少安粵人

之心亦其次也至于十七萬之稅銀委實難

支萬望

皇上哀憐此邦生靈之困苦大賜減省使得生全

將萬口同聲歡呼頌祝

國家無疆之慶行在于此矣臣不勝悚息屏營

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請點江淛按臣發同官辭疏揭

今日署都察院事尚書王象乾見臣謂淛江

按臣去任日久巡撫亦已奏

旨回籍地方撫按俱缺無人彈壓甚爲可慮江西

巡按久已報滿無之有病杜門謝事江淛皆

海內大藩巡按官關係甚重托臣催請臣見

此本三日前已蒙

皇上欽點發票計旦夕必下而象乾之言懇切如

此故敢冒昧一言伏望

皇上即將原疏

檢發使巡方有人免致稽延誤事是該省之幸也

又新簡閣臣方從哲有辭疏

留中六七日未發不便到任閣中乏人所望贊襄

甚急併望

亟行檢發促令到任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請發同官辭疏吏部署印江浙巡按官揭
該新閣臣方從哲辭疏已上十二日未蒙
俞發臣惟閣臣被
命例有再辭從哲多此一辭臣恐其仰煩
聖心曾力阻之而從哲過自謙讓復有此疏留中
日久事體不便毋論臣之孤苦急望贊襄即
以
皇上七年慎重方簡用二臣而因其控辭又延緩
若此傳之天下殊不雅觀且何以責將來之
展布也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促令到任於以重政本而昭
德意其關係良不淺矣又吏部掌印缺官部務停
閣前月該選教職此月又該大選必難再緩
其吏部司務官請署印本亦望
速發以便供事至于都察院題差江西浙江巡按
官已蒙
點用擬上併望檢發此皆不容已事務故臣敢冒
昧而再請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回奏吏部署印揭

蒙

發擬吏部司務官請署印本臣查得見在尚書只有王象乾劉元霖二人而王象乾資序官階在前當署吏部但見在署都察院不便兼署故臣擬象乾改署吏部而以元霖代署都察院或即令元霖署吏部亦無不可統候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